

寧波府志（雍正） 四

寧波府志卷之十九

寧波府知府富平曹秉仁纂修

名臣

士君子釋褐登朝孰不欲勲勒鼎彝聲施竹帛垂顯
名於弈禩自才品不同則建豎各異寧自春秋時文
種卽以霸才顯迄今後先輝映者更自不乏或內而
卿貳或外而封疆俱爲國家建非常之績雖去今已
數百載或數十載而表表姓氏兒童婦女猶皆喜談
而樂道之豈不增光史乘乎志名臣

宋豐稷

字相之鄞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知封印縣神宗召對擢監察御史治參

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撓出惇陳州屢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在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倖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待制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姦狀又乞辯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昵將拜相稷約其餘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改禮部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昌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

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等
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
錦緣宮簾爲地衣因稷言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將
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以樞密直學士
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
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
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
謚得以清名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
浩蔡肇皆知

名當世云

陳禾

字秀實鄞人登元符三年進士初爲鄞州司法治
獄多平反歷調濰州婺州皆以經學教授召爲學

正博士擢監察御史劾奏蔡京子儵何執中壻蔡芝
之罪皆罷之遷左正言時童貫擅權與黃經臣胥用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禾抗疏劾貫復劾經臣
怙寵弄權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
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
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言愈切帝改容

日卿能若是朕無憂矣陳瓘子正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禾同議俱除名建炎中詔由蔡京坐貶者皆叙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訴於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語孟解特官其孫正已嘉定初正已請於朝始贈中大夫諡文介

魏杞

字南夫由壽春徙鄞紹興十二年第進士宰涇縣有能名歷宗正少卿隆興時假禮部尚書使金國

時孝宗恥稱臣於金欲收君臣獻納禮以書封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帝曰國書封滕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猝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帝大悟始盡語書旨初帝不言者思杞畏應辭行耳杞行至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不爲動卒奉禮幣以往金主果怒絕飲食困之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時言和不同若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致政歸隱居小溪遍游諸名山與張良臣相倡酬絕口不言時政卒謚文節

汪大猷

字仲嘉，鄞人。教授洙之孫，直顯謨閣。思溫之子也。年四歲對客誦孝經，至十七章客問末章何

以不誦，以具慶對。客大奇之。紹興七年，以父恩授江山縣尉。曉暢吏事，十五年舉進士，授金華丞。歷遷大宗正丞，兼吏部郎，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稱之後，莊文太子立，兼左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每訪朝政闕失，大猷所對，帝皆嘉獎之。權刑部侍郎，陞侍講。時與廷臣論強盜有犯，止宜用六項法。帝聽之。既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還朝，自効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故事，番商與人爭鬪，非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蠻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

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
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
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
職南康軍居住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
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于進浩深嘆美之好周施
叙內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割田以倡

樓鑰

字大防鄞人舉隆興元年進士中教官科調温州
教授爲勅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

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
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
寺丞出知温州元宗嗣位召對奏曰人王初政當先
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
曰今之綱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爲不得
已凡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
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奸多所壅底鑰盡裁去之改國
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
或有私請帝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
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

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
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
王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王
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
日無復再展以全聖考於是帝感悟進書成禮試中
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
侂冑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
此隆冬立講不便宜俾內祠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
筵不報寧宗受禪侂冑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
之侂冑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
林大中奏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冑以外祠龜年竟
去鑰遂出外尋復奪職告老侂冑嘗副鑰爲館伴以
鑰不附已深嫌之侂冑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
書兼翰林侍講時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
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
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陛同知進參知
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
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贈少師諡宣獻鑰

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子淳終屯田郎中問學似其父幼子治終權兵部侍郎

張慮

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教授臨江爲浙東

帥屬帥令督新昌舊通手書以諫謂越人飢病之後宜喚咻撫摩今夏稅尚當寬期以少還已耗之元氣豈可復理舊通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人君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拂人心傷國體者宜革之時新進多逞小才害大體故慮言及之帝嘉納焉遷國子博士值金垂亡上疏言昔聞其衰則喜今聞其衰當懼蓋雖足偷一時之安而所當深防者實在於自治邊吏知守邊而不知立國之意繕城郭聚米粟而不卹乎民則其策下矣屢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出外知南康州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內喪祭禮未備慮求善本補之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論者未能協一慮議宜遣官肅清申祗奉故事以

禮記月令進講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雖出呂不韋然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九按月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祭酒卒贈四官謚

袁甫

字廣微熒之子勤人嘉定七年進士第一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出通判湖州增積貯核隱產

設嬰兒局遷秘書郎改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禮義淑士心歲撥千緡養士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遣官分行賑濟醫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時霜殺桑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都城大火疏言火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率厲羣工大昭黜陟與天下

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奸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創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無算轉將作監領事如故帝親政以直微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遷秘書少監入見甫奏無逸之義言知稼穡艱難卽逸欲之念不起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如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由不識剛德之直所謂真剛者當爲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主和議甫力疏其非計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乃出甫知江州改知婺州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復奏嵩之輕脫難信疏留中不行翊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入疏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

命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漢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塞邪徑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檄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贈通議大夫諡正肅甫受學家庭又從事慈湖得傳心學之要故其信道甚篤居家嚴正終日無惰容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趙與權

字悅道鄞人太傅忠獻公希言子登嘉定七年進士歷陞直寶章閣知安吉州懸銅鉦於門欲

訴者擊之有富民慙幼子逮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而遷怒反覆開諭遂忻然感悟又發婦僅一子亦訴不孝留之郡廳日爲饌俾其子饋焉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擢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剖決明暢罪者咸服凡所論奏皆極愷切遇火災則請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賑恤論楮幣則謂士大夫不清白奉法虔恪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要在

別邪正警偷情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始既而力求奉朝請出關會飢民相攜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奉詔亟榜諭毋死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咸歸力求納祿卽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懽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待讀召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講筵言以壞症付庸醫徒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焉帝以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入字賜之先是有疾再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辯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欽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

項

字和仲鄞人四歲值叔祖平喪樓鑰弔之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項應聲曰金桃問何

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異之及長千言
立就試江東轉運及禮部皆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
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師事楊簡攻
苦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
人狀元魁百人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
自君始塤曰廟堂之議甚盛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
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卽位上封事言人心不合紀
綱不振風俗不淳直聲大著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
召爲太學錄轉對言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
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不可因以負有爲之
志遵養時晦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帝嘉納之遷太
學博士宗正寺主簿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
閣筆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因告彌遠宜痛加警悔以
回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剛大貽黜陟以飭政體不
納未幾賈貴人入內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彌遠召
塤問曰吾甥始好名耶塤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
其不好名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
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

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侂冑
死所任不過史彌遠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
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官陳洵益
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埧出知常州改衢州寇上
日發際坑遵江山縣而東埧獲寇謀遣人致牛酒諭
以改業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潰散
徙福建轉運判官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徙知安吉
州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歷
陳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
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創以
培根本諸事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埧乞補外不許
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埧
家居泉石自娛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
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上書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
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
錄其家惟青瑣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史彌鞏字南叔鄞人好學強記紹興四年入太學升上
舍時從兄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

定十年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時李重開鄂閩知
彌鞏持論不阿多諮幕府事壽昌戌卒失律欲盡誅
之請誅倡亂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深水縣首嚴庠序
之教端平初鄭清之當軸振拔淹滯一時名流皆起
彌鞏得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
及護蜀保江之策嘉熙改元都城火應詔極陳時政
又謂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本心
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
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
南康三郡大祲乃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糴丙爲
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一百十四萬有奇休寧有淮
民操戈劫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
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僂數人一道以寧汰
饒州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
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召爲司封郎
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遂以直文華閣知婺州時
年已七十乞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自號獨善年八
十卒有獨善先生文集二十卷真德秀嘗曰史南叔